

評審獎

末班車開往凌晨三點

李屏瑤

"In a real dark night of the soul, it is always three o'clock
in the morning, day after day."

- F. Scott Fitzgerald

「在靈魂的漫漫長夜，時時刻刻都是凌晨三點，日
復一日。」

——史考特·費茲傑羅

人物
春嬌

婉君

家明

志明

場景

四面式舞臺，觀眾席環繞四周。

強烈的燈光打在舞臺上，舞臺上散落大量的椅子，
一張附輪長桌，一個賣場購物推車，雨衣，雨傘，碗、
盤、杯、瓶等雜物。舞臺兩側有門，但門框被雜物
堆成的拒馬擋死了。

志明：今天快要結束了，明天會不歡而散。如果還有明天，如果當時多說一句，今天會不會不一樣。我想撥通電話給他，但是我的手機在一小時前掉了，我找不到投幣電話亭。這是一座會吃人的城市，他們還說，整座城市都是你的咖啡館。我沒有辦法打電話給任何人，沒有人可以跟我說話，幸好我還可以邊走邊說話。我說得很大聲，沒人在意……現在的人已經不在意何事了。

志明：整座城市，都是你的……

家明：聽到消息的時候，我覺得很絕望，我對電話大吼，然後是長長的沉默。我想起一部電影裡的情節，我們曾經看過的其中一部。我學著張國榮的語氣說，不如這樣，讓我們從頭來過……電話被掛掉了。

婉君：可是，我們回不去了。

家明：重點是，要相信自己，重點是口氣。我希望你幸福快樂。

志明單膝跪下。

志明：我希望能和妳組織一個家庭，婉君，妳願意嫁給我嗎？

婉君：志明，這太突然了。

志明：婉君，妳願意嫁給我嗎？妳只需要回答願意。

家明：我希望你幸福快樂。

停頓。

春嬌：世界末日的前一天，世界對妳已讀不回。

家明：世界末日的的前一天，宜嫁娶、祭祀、修飾，忌探病、蓋屋、動土。

春嬌：末日，意思是最後一日，末日的的前一天，我只記得醫院裡的人非常多，電梯前端排出了長長的隊伍。後來有人跟我說，那天諸事不宜……我不知道，我從來不看黃曆的，以後也不需要。總之，希望今天是好日子。人家都這樣選了，這天想必是好日子。這天很重要，這是在世界的最後一天，這是你身

體在世界的最後一天。

婉君：有些話常常被濫用，例如我愛妳，例如對不起，例如沒關係。可是，我還是要說，我們回不去了。

家明：人跟動物的差別是什麼？動物不想明天，有的人沒有明天。

婉君：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志明：有人告訴我，人有三魂七魄，活著的時候魂魄集於一身，死後離散。

婉君：然後我們就各自離散。

志明：然後我們就各自離散。

志明與婉君牽手向前走，家明與春嬌迅速將散落的椅子排列整齊，為志明婉君清出一條走道。

志明婉君如同置身婚宴會場，對假想的群眾微笑。

家明：婚禮現場人很多，席開八十桌。從收到喜帖的那天，我就把喜帖隨身攜帶，上面寫著我男朋友的名字……前男友。我把喜帖上他的名字剪下來，放在霞海城隍廟求的紅線旁邊。

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吧，可能月老忘記了。

我在便利商店領了錢，買了三十塊一包的香水瓶。我想了很久，在袋子上寫：金童玉女，天作之合。

春嬌：我知道這天遲早會來，我只是想，至少不會是明天。

家明：紅包也是有城鄉差距的，我不知道要包多少，少了怕失禮，多了怕惹人懷疑。我上網查詢「紅包金額包法」，依照所在城市，飯店的等級，交情的多寡，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在表格上找到對應的金額。除此之外，也要考慮對方回包的空間。我在表格上，找不到自己應該對應的位置，新郎的前男友到底應該包多少錢呢？我包了六千六，不是六千，我不需要回包。

志明與婉君走近長桌，春嬌與家明在走道兩側拉炮、鼓掌、灑花。

春嬌與家明在舞臺雜物堆中尋找杯盤，將杯盤擺放於

長桌及地上。

家明入座，春嬌入座，志明、婉君入座。

春嬌：最後，我想獻上最深的祝福，期待他們在生

活的旅途中攜手同行，衷心祝福我的朋友，

一帆風順，雙喜臨門，三陽開泰，四季發財，

五福同壽，六六大順，七星高照，八面玲瓏，

九九升官，十全十美，祝你們早生貴子！

春嬌舉杯敬酒，志明婉君攜手站起，舉杯回敬。

燈暗。

眾人（合）：祝你們早生貴子。

家明：祝你……早生貴子。

燈亮。

志明、婉君仍然站著。

春嬌跪下。

鈴響。

家明：（臺語）恁等下把金童玉女拿去外面燒。

志明、婉君坐進購物車，春嬌推車往外走。

志明、婉君在舞臺外圍慢慢清出一圈可以行走的路

徑。

春嬌走回來。

家明遞給春嬌一把椅子，春嬌接過，放去他處，動作

重複數次。

鈴響。

家明：跪！

春嬌跪下。

鈴響。

家明：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爾

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

及大菩薩摩訶薩，皆來集會。讚嘆釋迦牟尼

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

之力，調伏剛強眾生，知苦樂法，各遣侍者，

問訊世尊。

停頓。

家明：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

河神、樹神、山神、地神、川澤神、苗稼神、

晝神、夜神、空神、天神、飲食神、草木神，

如是等神，皆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諸大鬼王。所謂：惡目鬼王、噉血鬼王、噉精氣鬼王、噉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攝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愛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汝觀是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國土、他國土，如是今來集會到忉利天者，汝知數不？

停頓。

家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畫形像，或土石膠漆，金銀銅鐵，作此菩薩，一瞻一禮者，是人百返生於三十三天，永不墮於惡道。假如天福盡故，下生人間，猶為國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厭女人身，盡心供養地藏菩薩畫像，及土石膠漆銅鐵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華香、飲食、衣服、繒綵、幢幡、錢、寶物等供養。是善女人，盡此一報女身，

百千萬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況復受。除非慈願力故，要受女身，度脫眾生，承斯供養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萬劫不受女身。

鈴響。

家明對春嬌招招手，春嬌起身。

家明遞給春嬌一把椅子，春嬌接過，放去他處，動作重複數次。

家明：（臺語）拜～再拜～再拜～

春嬌：你在這裡嗎？

家明拿起杯筴，丟在地上。

志明、婉君開始低聲誦經，直到擲筴結束。

家明：（臺語）笑筴……

家明撿回杯筴，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筴……

家明撿回杯筴，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筴……

家明撿回杯筴，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聖筊……

春嬌：你有沒有吃飽？

家明拿起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筊……

家明檢回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筊……

家明檢回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筊……

家明檢回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聖筊……（停頓）你講卡慢欸！

春嬌：菜色喜不喜歡？

家明拿起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筊……

家明檢回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筊……

家明檢回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笑筊……

家明檢回杯筊，丟在地上。

家明：（臺語）聖筊……

春嬌：東西有沒有收到？

家明：（臺語）笑筊……笑筊……笑筊……聖筊。

（停頓）那欸這呢多笑筊，後生來啊沒？

沉默。

春嬌：你一直笑我怎麼知道你的意思？

停頓。

春嬌：你有沒有聽懂我的問題？師公說得那麼快，

你有沒有跟上大家……別再東看西看了，每

次坐遊覽車跟團出去玩，你都是差點脫隊被

丟包的那個，阿爸，你有沒有聽到我說話？

停頓。

最開始有人叫我拿出兩個十元，我找了好久，

我的側背包破了一個洞，帆布的夾層裡面剛

好還有一個十元，我找得滿頭大汗，終於找

出兩個十元。如果我沒有零錢呢？如果我只

有五十元，如果我只有一個五元跟一個一元，

如果我只有一個十元，而且在剛剛投飲料用

掉了，那你要怎麼告訴我？

停頓。

春嬌：我怎麼確定你的三魂七魄有沒有都在這裡？

家明：（臺語）來！行！

鈴響。

家明緩慢繞著舞臺走，眾人跟在後方。

眾人步行的節奏隨著家明忽快忽慢。

家明：（臺語）子孫甘有代代出狀元？

眾人：（臺語）有喔。

鈴響。

家明：（臺語）子孫甘有代代駛賓士？

眾人：（臺語）有喔。

鈴響。

家明：（臺語）子孫甘有代代做大官？

眾人：（臺語）有喔。

鈴響。

家明：（臺語）子孫甘有代代攏友孝？

眾人：（臺語）有喔。

鈴響。

家明：（臺語）子孫甘有代代……

停頓。

家明：後生沒來嗎？沒人捧斗？

沉默。

燈暗。

燈亮。

婉君：有人的生命正在消逝，但你無能為力。每個人都聽說了一種不同的說法，我不確定實際執行的地點在哪裡，我只知道，我不想錯過戰場。我不想看著我的朋友流血，而我不在我應該在的地方。整個晚上，我們只能不停地走。

家明、志明、春嬌在雜物中尋找輕便雨衣，眾人將雨衣遞給婉君，婉君穿上雨衣。

婉君：我看見水車從遠方開過來，我知道就是今天。

水車不只是車，它是水炮，水車是由德國 Mercedes-Benz 公司製造的，水車其實是一種

賓士。遠方傳來躁動聲，凌晨三點，我們以為天就要亮了。

志明：God Hates Fags —上帝討厭同志！

春嬌：這天很重要，這是在世界的最後一天，這
是你的身體在世界的最後一天。

婉君：這個國家今天沒有好消息，我聽見遠方的躁動聲，柏油路上有暗紅色的腳印，我期待有人站出來擋在那座巨獸之前，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被碾過去。我知道就是今天，我希望明天我們還是一個國家。

志明：我希望明天我還能夠說，我們。

志明推動購物車，將排列整齊的椅子撞倒，即使動彈不得，即使發出巨大的聲響，也要努力往前推進。

志明：我昨晚參加了一場婚禮，我包了一個厚厚的紅包，婚禮還沒結束我就走了。走在路上，我看見這個國家最高的建築，建築的尖端被包圍，那些雲啊，那些霧啊，遮住了建築頂端的樓層。看不到，但你知道它們都在。

婉君：我們都像被切除的手臂，原本的身體繼續前進，我們被留在原地壞死，身體會感覺到手臂的疼痛嗎？已經離開的人，已經脫離的土地，不被他人承認的國家，這些疼痛是被幻想出來的嗎？

春嬌：汝觀是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國土、他國土。（停頓）他的國家不是你的國家，我的國家不是你的國家。

志明：God Hates Fags —上帝憎恨你！斷開魂結，斷開鎖鏈，你必須斷開一切的牽連。

春嬌：生活是一場惡水。

志明：生活是一場惡水，那場婚禮席開八十桌，我坐在離舞臺最遠的地方，那不重要，從頭到尾，我只等著新郎、新娘來敬酒……他會牽著別人的手，我想看著他的眼睛。生活是一場惡水，我只想跟愛的人一起過橋，一起到達彼岸，如果有的話。

志明：你們有病，願神恢復你們！

春嬌：死亡不過是一場慢性病。

沉默。

志明：旅客注意，旅客注意，本列車開往……本列車到站後不再提供載客服務，謝謝。

家明：世界末日的前一天，我的手錶停了。手錶停止的那個晚上，我打死了一隻蚊子。滿手鮮血，誰的血？我把耳朵靠上去，裡頭沒有聲音。蚊子的血沾到手錶的邊緣，空氣裡有血的味道。

婉君：有人的生命正在消失，但你無能為力，你只能想，下一個是不是自己。夜裡很悶熱，帳篷裡開始出現蚊子，至少沒有下雨。整條馬路上都是人，多到看不到柏油路面，蚊子好多，我失手打死一隻蚊子，空氣裡有血的味道。那天的最後，我們被逼進道路的底端，持槍的警察越來越靠近，兩旁的建築物大門緊閉，沒有人願意開門讓我們進去，沉默的，沉默的大多數。附近已經有人放聲大哭，往

前看是密密麻麻的後腦杓，我的周圍應該有五、六百人。遠方的槍響聽起來像鞭炮，遠方已經有人倒下，遠方越來越靠近。一個個頹軟的身體，恢復成一塊又一塊的肉。我沒有哭，我只是在等。身邊的陌生人問我：你覺得下這個指令的人有靈魂嗎？

沉默。

春嬌：死亡不過是一場慢性病，差別是過程。

家明：我有斷掌，曾經有人告訴我，我的掌紋像是地圖，到處是岔路。蚊子的血連同屍體黏在手上，留下一個小小的汗點。我將手清洗乾淨，這雙手像新的一樣，像剛剛從盒子拿出來，剛剛才組裝完成。然後我發現，手錶不動了。他們說，陀飛輪非常精細，不是每個製錶匠都可以組裝，陀飛輪通常包含擒縱輪、擒縱裝置、調速機構和擺輪，所有這些小巧而又複雜的零件都在不停轉動。製造過程的挑戰非常大，不容許犯錯。

婉君：你覺得我們看得到日出嗎？站在島嶼的盆地裡，能夠看得到日出嗎？

志明：那瞬間我分心了，空氣裡有血的味道。我想說的，其實很簡單，有些事情恆久不變，你往上跳，會往下掉，你想結婚，需要一男一女。你要去遠方，沒辦法獨自前行，需要有人送你一程。

志明：我無法容忍錯誤，包括犯錯的人。光盯著看，我就覺得噁心。昨天晚上，我的手錶停了。我感到憤怒。這是我最好的錶。有人告訴我，手錶是男人身分跟品位的象徵，你必須像一個男人，像一個正常的男人。如果我必須參加這場婚禮，我必須戴著這隻錶，即使它已經休克了。

志明：還有什麼比世界末日更優先呢？

春嬌：當然是截稿日。截稿日就是死線，死線就是截稿日。我在寫一本關於商業發展的書，某種專題報導式的，某種報導文學式的，某種

潮流，某種趨勢。我以為我是自由的，但不斷有人干擾，想要引導我到某個方向。我很困惑，我問編輯，「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點到底是「青天白日」還是「滿地紅」呢？編輯說覺得可能是「滿地紅」，因為紅色的面積比較多。我說，「我明白了。」但只要不逼我畫上五顆星星，其實兩個答案我都能接受。

婉君：我看著遠方，我不斷流眼淚，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放聲大哭。我站在這個國家的土地上，我認不出我在哪個國家……我以為自己在做夢，我請旁邊的人甩我一巴掌。這不是夢。

長沉默。

婉君：旁邊的大哥告訴我，他的房子被徵收了一半，只有一半，只挖掉了一半。他們不願意搬走，就讓政府來挖走那一半，然後住在剩下來的這一半。工程還在進行中，有天半夜，他父

親起來上廁所，開了那道還存在的廁所門，踏進那一半已經不存在的房子。他父親也不存在了。

春嬌：如果你今天退讓了一步，之後對方就會逼你退一百步，直到退到底線，但是你會發現自己退無可退，到那個時候想前進，就來不及了。如果你是最軟的那一塊，那很抱歉，你就是會被踩到底……抱歉我好像離題了，我本來想談的是稿費，但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志明：末日來臨前我照常上班，在早晨擠進電梯，超載的警示聲響起，沒有人願意退出去。我的手肘旁邊有一團溫暖的肉。儘管是別人的肉，而且可能是不受本人歡迎的肉，那團肉讓我感覺溫暖。

婉君：我看過一部片，片中有人的手被砍掉了。不，我說的不是《神雕俠侶》，不，也不是《獨臂刀王》……我要說的是，有人的手被砍掉

了，被砍掉的手脫離了身體，長出了意志力跟行動力。手好自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手就是手，它不屬於身體。離開了的東西，如果長出自由意志，它就是自由的，對吧？不管是你的手、我的腳，從母親身體脫離的孩子，或者是，已經分開的土地。

春嬌：他們說，明天是世界末日。編輯傳了一個笑臉給我，提醒我還是要準時交稿。為了迎接地獄的烈火，我最近都仔細地擦乳液。

家明：他人即地獄，但這無法改變任何事。

婉君：但這無法改變任何事，我覺得沮喪。有人說，運動遲早是要失敗的，每個運動都注定是要失敗的，不是失敗，接著就會腐敗。我不相信。有人告訴我，每天對鏡子裡的自己說三個優點，再微小都可以。

志明：但我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沉默。

婉君：上帝已死。

家明：真正的生活總是在他方，我回覆所有陌生的
訊息。

志明：我是 Michael，有時候是 Leslie，但其實你最後
會知道，我是志明。

家明：嗨，我是家明。

志明：我一直想說，你的眼睛很好看。

家明：你的線條很剛好。

志明：我喜歡你的襯衫。

家明：可以知道你的體脂肪多少嗎？

志明：你的二頭肌練得真好。

家明：你常常來這裡嗎？

志明：我該怎麼稱呼你？

家明：你在人多的地方是不是覺得特別寂寞？

志明：介意我躺下來說話嗎？

停頓。

婉君：但這無法改變任何事。

志明：下班之前，我習慣去頂樓放風，講一通電話。

夕陽很美，無限好。我從沒有看過那樣的風

景，我想抽菸，往口袋一摸才想起來，我已
經戒菸了。剛開始交往的時候，他要我戒菸，
他說這樣我可以活久一點，我們可以在一起
久一點。

春嬌：我們最後一次說話是什麼時候？

家明：手錶停了，時間還是繼續走，反正時間都不
是我的，上班族的時間是別人的。我喜歡躲
在樓梯間抽菸，每天五次或六次。在樓梯間
抽菸很好，那是被禁止的，在這樣的高樓，
樓梯間竟然沒有煙霧感應器。往下看是一大
片的鐵皮屋頂，淺綠色跟橘紅色，臺灣最美
的风景。他在下班前會打電話來，確定晚上
見面的地點，要吃什麼，或者直接來我家。
但是電話沒有響，在該響的時間電話沒有響，
那就表示，電話不會響了。

春嬌：電話響了，我掛上電話，騎上摩托車。醫院
總是很遠。要去醫院的時候總是很趕，要去
醫院的時候總是下雨。皮夾還在，電話落在

計程車上。再過一陣子我才會發現。

婉君：個人的暴力會被懲罰，集體的暴力可以發新聞稿。

家明：他人即地獄，我曾經打斷過一些鼻子。如何正確地打斷別人的鼻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我習慣用手肘。

婉君：你也要避免注視他人的鼻子，即使那個高度不太自然。

家明：打人的也會痛，那是一種反作用力。第一次見面那天，他穿一條水藍色的短褲站在路邊。離開那天也是，也是同一條藍色短褲。他站在一塊有補丁的柏油路上，伸手攔計程車。臺北的馬路看起來都一樣，補丁，人孔蓋，補丁，人孔蓋。臺北太小，能去的地方太少，我常常遇到他跟別人走在一起。我不該怪他，錯的是這個城市。如果你想住在城市裡，就只好忍耐。

春嬌：我騎上摩托車去遠方探病。路上大雨，又遇

上車禍，我將摩托車停在路邊，攔了計程車。

到不了的地方就叫遠方，醫院總是在遠方。

家明：交往久了，男人被逼婚，你們就安靜地分手。有些事情恆久不變，你想結婚，需要一男一女。

志明：我不知道這就是我的末日了，但是幸好，末日走得很慢，在末日完全覆蓋之前，還有一點點時間。他們說，在死去之前，記憶會倒帶，你會看見所有重要的東西。

家明從雜物堆中找出一些碗盤，將碗盤擺放於長桌上。

志明從雜物堆中找出杯子、瓶子，將杯子擺放於長桌上。

兩人相對而坐。

長沉默。

志明倒酒。

家明：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沉默。

家明：你可以不用說。

沉默。

家明：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爸，我已經很久沒有想起他了。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爸是做什麼的？

志明搖頭。

家明：我爸什麼都不做，他養鴿子。

志明喝酒。

家明：他什麼都不在乎，就鴿子是他的心頭肉，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鴿舍還是他自己找鐵工跟木材，花了好長時間做起來的。他從來沒帶過我或我媽出門旅行，但會很仔細研究要帶鴿子去哪裡外放訓練……如果可以選的話，我寧願當鴿子。

志明喝酒。

家明：我只看過他哭過一次，有次比賽到不知道第幾回合，颱風突然來了，應該是環流的關係，鴿子沒辦法登陸。光是那次比賽，就死了一

萬多隻鴿子，他最喜歡的鴿子失蹤了。說真的我根本認不出來哪隻是哪隻，隔壁部門的同事穿上同顏色的西裝我都幾乎認不出來了，更何況是鴿子……你認得出來鴿子的長相嗎？

志明搖頭。

家明：連續一個月，他天天站在屋頂等他的寶貝鴿子回家，有一天我去偷看，發現他在哭，連我爺爺死掉他都沒哭。但是鴿子失蹤了，他站在屋頂上哭。為什麼會說到我爸？

志明：你說你夢到他。

停頓。

家明：我爸死掉的時候，我也沒哭，我已經很久沒哭了。但我想了一下，如果是你，我應該是會哭的。

家明站起來，收拾碗盤。

家明：我真的不想哭，哭很累。所以，你走的時候，不要告訴我……我現在要去洗碗。

家明離席。

燈暗。

燈亮。

志明：突然我想起你的臉。大家都說，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但是，如果預先知道結果，我們的過程會不會不一樣？

家明：在計程車上我想起他的側面，他的鼻梁曲線，他的香水味，他的訂做襯衫。我感覺餓，我拿出手機看時間，的確是晚餐時間。

春嬌：電梯來的時候，我還沒發現手機掉了。全部的人都在說世界末日，人太多，我討厭擠。我等了很久的電梯，電梯終於空了，我走進去。到不了的地方就是遠方，或者是迷宮。醫院讓我失去方向感，我想打開手機裡的定位系統，但是我忘記繳錢，手機的功能只剩下發光。我戴上口罩，遮住臉的大部分，口罩總是給人一種武裝的錯覺，戴上口罩，我覺得安全。

春嬌戴上口罩，繞行舞臺。

家明、志明也戴上口罩，跟在春嬌後繞行，踏出行軍般的踱步。

婉君：他們穿著一樣的制服，戴著一樣的面罩，我無法指認那些打我的人。

志明：他們在討論世界末日，醫院一樓的大廳，電視裡的名嘴在說話。

家明：我不知道他在幾樓，我必須等，我不認識他的家人，我只見過他剛結婚的老婆，我只能等。

婉君：那些人被送去醫院了嗎？我們會被送去醫院嗎？還是會就地掩埋，成為又一條熱騰騰的柏油路。有人的生命正在消逝，但你無能為力。

家明：我在醫院閒晃，你覺得醫院是故意設計得像迷宮嗎？我們也許在同一棟建築裡，但我無能為力。

志明：你覺得人有靈魂嗎？（停頓）你覺得靈魂會

感到後悔嗎？

春嬌：二樓到了。

志明：二樓到了，電視裡的名嘴在說話。

春嬌：三樓到了。

志明：我的人生被規則包圍，包得太緊，我的靈魂被皮肉包圍，包得太緊，緊得讓人喘不過氣。

如果早點知道結果，我們的過程會不會不一樣？

春嬌：四樓到了，我以為醫院裡沒有四樓。沒有人按鈕，但電梯每層都停。

志明：四樓到了，要下車的旅客，請準備下車。

春嬌：電梯停的時候我沒有發現，我旁邊的男人也沒有。他很專心，他在哭。我盯著電梯門上的縫隙，那個縫隙好緊密，好像藏著誰的名字。

志明：電梯不動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打電話。給誰呢？

春嬌：我閉上眼睛，什麼都沒見到。但我感覺到電

梯停了。在陌生人面前閉上眼睛有點詭異，我立刻睜開眼睛。

志明：她閉著眼睛，沒發現電梯不動。我按下緊急鈕。

春嬌：我想大叫，我想轉身離開，我想抽一根菸。電梯又開始上升。

志明：門開了，打開是一堵牆。那堵牆非常灰。我以為很多灰色會變成黑色，那是我見過最灰的牆。我按下關門鍵，電梯往上走。十一樓，我按著鈕讓她走出去。

春嬌：謝謝。

志明：她說了謝謝，我回答不客氣。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說話了。但有人說謝謝，你必須回答不客氣。有人說對不起，你必須回答沒關係。春嬌：病房的號碼寫在手背上，早上寫的，洗過幾次手，號碼已經有點模糊，但我記得。我經過護理站，有人對我微笑。

婉君：城市裡最高的大樓被擊中了，它最後會垮掉，

但是還沒有，在那之前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你逃不出去，在那之前還有一點點時間。在毀滅抵達之前，還有一點點時間。該做點什麼好呢？

志明：空氣裡有血的味道，是我的，還是他的？

家明：他們說，整輛車都撞爛了，爛得像一塊奶油蛋糕。

志明：如果可以重來，該做什麼好呢？

志明躺上長桌。

家明、春嬌聯手推動長桌至舞臺中央。

春嬌：雙人房，你在靠窗的那邊。

沉默。

春嬌：我應該帶花來的。

家明：我在醫院大廳等著他的消息，會不會其實，

他已經不在這裡了。

春嬌：他看起來像另一個人，我懷疑自己走錯病房。

我反覆懷疑自己，我反覆看著床頭的名牌，我反覆看著病人的臉。我說謊，我沒辦法看

著病人的臉，我別開臉，我從頭到尾沒仔細看過他的臉。我仔細研究那個先進的電動灌食器，還有那個不斷冒蒸氣的呼吸器，呼吸器讓周圍的空氣都溫暖潮濕了起來。他躺在那裡，身邊沒有任何人。

家明：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志明：進場的時候，結婚進行曲放得太大聲了，有人在我耳邊拉炮，我有點耳鳴，好多人湧上來。我覺得我的西裝太緊了。（停頓）突然我看見你的臉。

婉君：柏油路上密密麻麻睡滿人，雖然隔著一層柏油，這是大家跟土地最接近的時候。大家待了很久，習慣了蚊子，習慣了這樣漫長的夜晚。路上的警察增加了，而我們早就習慣，每個地鐵車廂都至少有一個警察。凌晨的時候，警察拿起長槍，我們不為所動。遠方傳來槍響，人群開始鼓譟，我們在拒馬和高牆的中間，槍聲還很遠，但是越來越靠近。他

們說，不要擔心，所有人都回家了。

志明：我曾經想和你建立一個家庭。

婉君：這個國家今天沒有好消息。

志明：這個國家不讓你結婚。

家明：夜深了，所有人都回家了。

志明：該回家了。

春嬌：世界末日的前一天，我從遠方來看你。他們說，你再也不會醒來了，那很好，我希望你繼續睡，因為我其實無話可說。我本來有很多問題想問，也許改天吧。如果你有一天決定醒來。

家明：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不，我們最後一次說話是什麼時候？你上次打電話來，我掛掉電話。我覺得很抱歉，我不知道那可能會是最後一次，當時我還不知道。

春嬌：你覺得植物人會做夢嗎？如果我用力捏他的身體，在夢裡他會覺得痛嗎？

志明：你覺得靈魂會感到遺憾嗎？

婉君：我相信人有靈魂，只是靈魂常常在重要時刻

缺席，像父親之於家長會，像母親之於畢業典禮。你覺得下這個指令的人有靈魂嗎？

家明：我坐在角落，我等著你的消息，忽然我感覺痛，從軀幹到四肢，劇烈的，突然遭受電擊一樣的劇烈疼痛。我沒有流血，那不是從我的身體傳來的，我感覺痛。我知道是你在痛。

春嬌：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病人的眼睛很快地動了幾下，露出一點點的眼白，他的眼白很白。都要世界末日了，我來看看你。

你覺得你有好好地被愛過嗎？

志明：（臺語）有喔。

家明：這個問題很困難，我從來沒有勇氣問。你好好地愛過我嗎？

志明：（臺語）有喔。

婉君：你覺得，下這個指令的人有靈魂嗎？
長沉默。

婉君：已經晚了。

志明：如果可以重來，你想從哪裡開始？

春嬌：這可能是史上最短的探病，但是我來過了，我本來想在這裡打個卡，做個紀念，但是收訊太差，還是算了。我走出病房，電梯很快就來了，我繼續盯著縫隙看，下次開門也許會是一堵牆，上面有誰的名字。

家明：有人的生命正在消逝，但你無能為力……是不是已經晚了？

志明：你聽不到，我只想告訴你，沒關係。

婉君：但是沒關係。

春嬌：你覺得你有被愛過嗎？

沉默。

家明：我還在等，沒人告訴我病人在哪裡，但是沒關係，我會等。

春嬌：你覺得你有好好地被愛過嗎？

長沉默。

婉君：世界在那裡是明亮的，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中。不用付出太多代價，每個人就會在世上

有自己的位置。

春嬌：我繼續走長長的走廊回到醫院入口，工作人員錯把燈都關了。這個角度讓人想起鯨魚的腹腔，想起人類的腸道，這裡非常黑暗，帶著溫暖潮濕的風。長長的彎曲的隧道，前方有一點點逃生的亮光。黑暗中我往前繼續走，甚至走得更快。這段黑暗讓我覺得，覺得非常安全，我想閉上眼睛，一路走到終點。出門前我在便利商店猶豫要買兩個裝還是三個裝的口罩……幸好沒買三個裝，太多了實在用不完。

婉君：你覺得人有靈魂嗎？儘管如此，我們是好國好民……我相信一切都還來得及。

婉君脫下雨衣，丟進購物車。

志明與家明舉起購物車，緩慢繞行舞臺外側。

婉君與春嬌接力將椅子集中，堆高於長桌周圍。

志明與家明將購物車推至長桌邊，婉君與春嬌將雨衣鋪放上長桌。

長沉默。

長長的鈴聲響起。

春嬌：火來了，趕快跑！

停頓。

春嬌：爸，火來了，趕快跑！

家明：志明，火來了，趕快跑！

眾人齊喊：火來了，趕快跑！趕快跑！跑！趕快跑！

火來了，趕快跑！

長沉默。

志明：如果可以重頭來過，你想從哪裡開始？

燈暗。

春嬌、婉君、家明、志明共同拿著大片白布，緩慢覆

蓋整座舞臺。

全劇終。

作者介紹

李屏瑤

文字工作者。

評審意見

李惠美

作者以出殯前一天晚上，為往生者所做的最後一場圓滿功德為引，從中置入政治事件、社會議題、宗教儀式，藉著四個人物家明、春嬌、志明、婉君交錯的詰問，展開一段對末日和來生的探索。

凌晨三點正是幽冥與陽間交界的時分，亡者初過往時，因為一切混沌，茫茫渺渺，藉由開魂路讓逝者能夠安然無所罣礙的離去，並且順利通過幽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作者巧妙運用這一場臺灣民俗喪禮儀式定調發展，適時反映當下備受戰爭、疫情威嚇而惶恐不安的人心，企圖不俗。跳脫傳統故事性的敘述，以黑色幽默反差手法，試圖讓劇中人物從法事功德制式對話中，勾勒出奠禮上金童玉女與祭祀者令人玩味的現實關係；同時引伸出一段段非線性敘事，敘事者既是亡魂、法師又是生者，在虛實交錯中，嚴肅詰問沒有答案的議題，或感嘆愛情、生命的無常，或哀悼為民主自由付出的抗爭運動以及九一一等震驚世界的悲劇事件，創意大膽；層層堆疊的訊息，勾織出一張難解的網，呼應不知所向的生靈在茫渺未知的凌晨三點末日時分，觸探遙不可及的遠方，寓意富想像，亦連結當下社會氛圍。

雖然劇本結構及戲劇張力仍待鋪陳，然而整體而言，劇本貼近臺灣土地的前提設定，以及敘事結合時事，反映社會的用心，細緻處處可見，開放式的文本亦能留給導演更多詮釋與想像空間，適合二度創作。